

长篇反贪小说

JUTA

巨贪

因缘

刘光荣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76589

巨贪因缘

JUTANYINYUAN

刘光荣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贪因缘/刘光荣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5378-2222-0

I. 巨...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718 号

巨贪因缘

刘光荣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92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7-5378-2222-0

I·2133 定价:25.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几位晚节不保的贪官在堕落过程中的恩怨情仇的长篇小说。

蓝江市市委书记古月镜在专题讨论会前被汽车“追尾”，差点命归黄泉；检察长黄耀华不明不白地陷入了敌人精心布置的桃色陷阱，颜面丢尽；政法委书记唐木在夜深人静之时被歹徒刺倒在市委大院自己的家中……蓝江市的怪事层出不穷，蓝江市的上空被厚厚的乌云笼罩着，让人喘不过气来。

上官云智戎马生涯几十年，从市委书记升迁为省人大副主任，其中艰辛历历可见，可到头来竟晚节不保；娄亚明曾是上官云智的得意门生，也是上官云智为他扫除一切障碍并很快地提拔了起来，然而，为了自己的钱欲、色欲，他不惜以身试法，最终在亡命天涯的路上被逮了回来；陈福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从个体户到农机局长再到机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巨大转变，他一边做官，一边经商，甚至还想当当市委书记，为此干下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的坏事，说他是蓝江黑社会的老大一点不为过；还有黎婉君，上官静这些女人，要么凭妖艳迷人的外表，要么凭强大坚实的后台，在蓝江市呼风唤雨，颐指气使，让一个个好色好钱的男人们，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心甘情愿地为她们冲锋陷阵……

笼罩在蓝江市上空的乌云因陈福星的司机王尔木的强奸案被破正在慢慢地散去……

第一章

娄亚明正在主持一次市长办公会，讨论 118 号高速公路蓝江段的工程准备情况。突然，秘书科长走进会议室，来到娄亚明的身边，俯在他的耳边，小声地汇报着什么。娄亚明“啊”了一声，急忙立起身来，跟着秘书科长来到会议室外的走廊里。

“古书记伤得可不轻，据说至今还处于昏迷状态。”

秘书科长小心翼翼地看着市长的脸色，选择着适当的句子说明情况。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怎么这个时候才告诉我？”

娄亚明对市委书记古月镜的受伤情况很关心，他是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古月镜受伤不能工作，他肩上的担子将更加沉重。

秘书科长把交通大队的电话报告一字不漏地复述着向娄亚明汇报。原来，古月镜在外出视察时，他所乘坐的桑塔纳 2000 型轿车被一辆大吉普追尾撞下了深沟，桑塔纳轿车被摔毁，古月镜在车辆翻滚中侥幸从车内摔了出来，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事故发生在 208 国道 45 公里加 520 米处，秘书小沈当即死亡，司机老张肋骨骨折损刺穿肺部随时有生命危险，古书记处于昏迷状态，三人已被一辆中巴车送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医院正在组织全力抢救。”

娄亚明脸色铁青，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埋怨着司机老张年龄偏大反应不灵才会这么被人撞在屁股上。埋怨归埋怨，事故已经铸成，娄亚明让秘书科长马上派车，他要立即赶去市第一人

民医院，布置对古月镜的抢救工作。

站在楼道里，娄亚明清醒了一下头脑，开了几个钟头的会，脑子里乱糟糟的，又一下冒出个古月镜受伤的事，更让他感到心躁意乱。他缓缓地吁了口长气，一缕极其复杂的表情在他脸上一掠而逝，然后回到会议室，对主持工交工作的副市长李奇耳语了一阵，委托他替自己继续主持会议，他则拿起桌上的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出了会议室。

当娄亚明出现在特护病房的时候，市公安局长娄亚洲早已守候在古月镜的病床前，医院院长黄子寿亲自指挥着一帮医护人员为古月镜检查 and 进行包扎，这会儿刚忙完，正小声地与娄局长说着话儿。

见古月镜头上缠满绷带，仍然处在昏迷之中，娄亚明不无忧虑地问黄子寿：

“伤得严重吗？有没有生命危险？”

黄子寿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满有信心地回答说：

“伤得不算太严重，中度脑震荡，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娄亚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好似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连声道：

“没有危险就好！没有危险就好！要是有关生命危险，老黄你可要如实地向市委市府报告哦。”

他把纸巾扔进废纸篓中，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

“老黄，这中度脑震荡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譬如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什么的……”

黄子寿不愧是专家，他把出现脑震荡后遗症的情况向市长进行分析，让娄亚明放心。他说，像古月镜这样的中度脑震荡病人，一般经过治疗和一段时间的疗养后，都不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临床上也有暂时失忆的现象，过一段时间也能自然恢复，只有极个别严重脑震荡病人才会留下语言障碍、反应迟钝的明显后

遗症，并可能影响病人后期的工作和生活自理能力。

“你说老古是中度脑震荡，能确诊吗？”

娄亚明似乎还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确诊。中度脑震荡，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尺骨骨折。造成古书记暂时昏迷的，是脑震荡的典型临床表现。”

娄亚明听得似懂非懂，只要黄子寿说“确诊”就行。现在，他又转过身去，问公安局长娄亚洲：

“家兄，你那些手下现场勘验的结论如何？肇事车是哪个单位的，有没有什么背景？”

娄亚洲莫明其妙地笑了笑，似乎在说，老弟你太神经过敏了吧！

娄亚洲与娄亚明是同一个乡的本家兄弟，娄亚明虽然是市长，年龄却比娄亚洲小两岁，除了某些特殊场合，娄亚明总是称公安局长为家兄，因此，两人的私下感情甚为融洽。两人都是市委常委，工作上配合得得心应手，以致有些人背后议论，这两委中只要有一娄唱什么调，另一娄准不会唱另一种调子。当然，由于娄亚明是市长、第一副书记，娄亚洲更多的时候总是站在第一高音手的位置上。

两人的这种亲密关系，虽然大多数人都清楚，却也无可非议。市长与公安局长虽是同姓同宗的堂兄弟，上面却没有明文规定堂兄弟不能进入同一个常委班子。公安局长进入常委班子，可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常说国家政权主要由军队、警察等机关组成的吗，作为蓝江市的警察首脑，娄亚洲手中有着相当大的特殊权力，自然应该对市里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娄亚洲瞧了瞧躺在病床上的古月镜，与市长一起走到病房外的阳台上。公安局长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清了清嗓子，小声向市长堂弟进行汇报。

铁岭在蓝江市以北，海拔逾千米，蓊郁崔嵬，是蓝江市最贫

困的山区之一。从北向南横贯全市的 208 国道，就像一条褐黄色长龙，在铁岭山区左右盘旋，仿佛始终也无法挣脱大山的束缚似的。45 公里加 520 米处是一处急转弯，公路下是数十米深的山谷，虽然这里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并竖立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可是，年轻的司机们对于交通事故似乎习以为常，即使看到那些醒目的警示标志，也往往视若无睹，在这条车水马龙的公路上争相竞赛。古月镜的坐车就是因为被年轻司机飞车撞出弯道而坠入深涧，造成两伤一死的严重车祸。现场目击者说，大吉普若不是撞上桑塔纳，自个儿也准会像飞机坠毁一样彻底玩完。

“现场勘验原因在于大吉普车速过高，刹车失灵，才在弯道处造成了追尾，从这种情况来判断，当属于一般交通事故。”

娄亚洲摇了摇头，补充道：“这年头，年轻司机喜欢把汽车当飞机开，建安公司那位肇事司机，是个刚拿驾照不久的毛头小伙子，曾因斗殴伤人被送去劳动教养两年，现在已扣起来继续审查。”

听完娄亚洲的情况介绍，娄亚明想了想，皱着眉，缓慢而沉重地讲：

“家兄，既然现场勘验属于一般交通事故，我看还得按规定进行处理，不然，蓝江市的老百姓会骂共产党的官员假公济私的。”

娄亚洲点点头，告诉娄亚明，他一定会按上面的规定处理这件交通事故，在对死者的赔偿问题上，他会让市建安公司多拿出一些钱来，建安公司是赢利企业，估计绝不会吝啬多赔那么一点儿钱，对肇事司机，如果审查没有发现问题，局里一定会按规定进行处理。

娄亚明又想了想，指示公安局长要多给死者家属做工作，不能吵闹，不能一味纠缠，不要在群众中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关于对老古的赔偿问题，一定要慎重，从前是如何办理同类案件的，

绝不能因为老古身分特殊而做出不同的处理。

“依法办案嘛，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做出表率。这一点，我相信老古一定能理解你这个公安局长的苦衷。”

公安局长看了看市长，娄亚明正脸色凝重地望着天空，似乎古月镜的车祸处理像一块巨大的阴霾，压在城市上空。

娄亚明与古月镜工作不协调，在蓝江市是个公开的秘密。市委虽然名义上实行集体领导，可是，作为书记的古月镜无疑比其他副书记或常委更加具有决定作用。在市委常委的核心领导层中，古月镜就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他的投票具有一票否决的至高权威。虽然古月镜大多数时候并不使用自己的否决权，但是，只要他投了反对票的事儿，其他的常委们心里即使赞成，也会因为这一票否决而无票可投。娄亚明管着政府的一大堆事，他需要配置一些得心应手的干部，而他提出的那些候选者名单，常常会被古月镜以种种理由否决掉，因此，市府一些部门的工作，总不能让娄亚明这位市长满意，市属大中型企业大多亏损，市里的财政因此而显得捉襟见肘。娄亚明把这一切不顺心归结到市委对政府的工作干预过多，因此而对古月镜颇有意见。这种意见越积越多，半年前，已经弄出了火药味儿。在常委会上，有时为了一件小事，两位市里的核心首脑也会发生齟齬，并因此而争得面红耳赤。到了这种时候，其他的常委总会主动回避，他们悄悄地离开会议室，到其它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抽烟或者聊天，只有两位首脑互相做出必要的妥协后，大家听到秘书长李思进“继续开会”的招呼，人人装着才从厕所出来的样儿，带着一脸的心满意足，若无其事地重新回到会议室中坐下。上个月，市长娄亚明为了高速公路蓝江段的发包方案，又在常委会上与书记古月镜发生了分歧。古月镜要把工程发包给市属国有企业的公路建设公司和桥梁建设公司，理由是这两个公司近几年没揽到市里的什么大工程，职工连工资也发不出，职工的生活十分困难。还说，像这样

的特困企业，政府应该给以特别照顾，不能嫌贫爱富。而娄亚明是工程总指挥，对古月镜的提议自然没有好感。在他主持制定的方案中，整个工程实行公开发包，因此，当古月镜话音刚落，娄亚明就笑吟吟地反驳道：

“现在，可是提倡透明度，这样大的工程项目，不搞同等条件下的竞标发包，恐怕上下左右大多数人会有意见的。”

娄亚明对于两家市属国有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比古月镜知道的少，这两家公司经营不善却不从内部找原因，老想着靠政府靠上级部门照顾提携，靠减税免税得到喘息，那样多的人窝在公司里等着吃政府救济，破产倒闭只是早晚间的事儿。把工程拿去照顾这样的公司，娄亚明觉得荒唐滑稽。看着古月镜绝不会因为自己不同意而放弃他的主张，娄亚明也顾不得给古月镜留面子，当下不无嘲讽地批评说，那些人是乞丐思想，端着金饭碗讨饭吃，按照政府和体改委的意见，这两家公司的领导班子早该整顿了，不然也不会拖到今日还是那么不死不活的样儿。听娄亚明这样讲，古月镜心里也有了火儿，他说这不能光怪企业，大气候如此，国有企业亏多盈少，也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常委们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来了个集体大溜号。直到两人决定把这个问题放到专题会议讨论后，秘书长李思进才赶紧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在那儿谈天说地的常委们回到会议室继续开会，接着讨论其它的议题。

再过几天又该开常委会了，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是关于118号高速公路蓝江段工程筹备及招投标方案的一锤定音。正在展开专题讨论的节骨眼上，古月镜却发生了车祸，无疑会对专题讨论会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甚至影响到专题讨论结果的权威性。

作为市长，娄亚明担心古月镜不出席专题会议而事后对表决的结果产生歧义，影响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作为坚持公开发包的

倡议者，娄亚明当然更希望古月镜不在这次专题讨论会上出现，古月镜不出现在常委会上，市府的方案就可能有惊无险地得到通过。现在，娄亚明却因为古月镜的车祸而陷入进退两难的窄巷中，在这样的时候，他反而一时拿不定主意，应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常委会议。他回过头去，隔着玻璃窗，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古月镜，征询娄亚洲的意见：

“家兄，你参谋参谋，专题会按时开妥不妥？”

娄亚洲知道市长所指的专题会是怎么回事儿，这会儿没有第三人在场，他大可以不加考虑地给予这位堂弟市长最大的支持。

“我看并不存在妥与不妥。并不能因为毛泽东逝世了中国就不搞社会主义建设了吧，经济建设分秒必争，方案早定下来，更有利于全市的改革开放呢！”

“可是——”娄亚明犹豫着，过了一会儿，仿佛下了最大的决心似的，把自己心中的担忧讲了出来。原来，娄亚明担心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木等人趁机发难。这个唐木，与古月镜关系特好，常常站在古月镜一边说话儿，现在古月镜受伤住院，没准一开会就会提出什么动议，对市长娄亚明进行一番含沙射影的旁敲侧击。

唐木在出任政法委书记前任市检察分院的检察长，因为工作分工的原因，与娄亚洲有些面合心不合。

“管他唐木说什么呢？你这个市长市委第一副书记都应该坚持准时召开专题会，讨论有关全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老唐这个人就是这种坏毛病，因为他不是蓝江人，总把蓝江籍的干部看成一个小圈子，依我看，他与老古才是小圈子外来帮呢。”

娄亚洲就是这种脾气，对别人有意见，会上不说，会后大说特说。他知道娄亚明对唐木心有成见，因此毫无顾忌，该说不该说的，都一齐讲出来。

有了娄亚洲的支持，娄亚明心里有了底细。如果开会时唐木

表示反对，这位公安局长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常委会上没有了古月镜，常委们的讨论要活跃得多，在唐木失去古月镜支持的前提下，娄亚洲就事论事地斗一斗唐木，他会认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娄亚明铁下心来，他决定借古月镜受伤住院的大好时机按时召开常委会，把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发包方案定下来。他又看了看病床上的古月镜，止住娄亚洲，曲里倒拐地说：

“话可不能这样讲，至于他怎么看我们这些本地干部，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们可不能用和他同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与老古的关系。”

娄亚洲正要分辩，娄亚明换了一副口吻接着说：

“家兄，会上可不能这样讲，那样可给了别人以话柄哦！”

两人重新走回病房，与等候在病房里的黄子寿一同走出去，来到黄子寿的办公室里坐下。

医院办公室主任拿着三瓶冰冻矿泉水走进来，分别放在三人的面前，又向市长和公安局长问了好，这才转身离开院长办公室。临出门时，主任没有忘记把办公室的大门轻轻关好。

趁市长与公安局长在阳台上讨论什么的当儿，黄子寿已经安排好了对古月镜的特别护理，这时，他向市长报告了安排全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护士轮流全天候值班的计划，请示市长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娄亚明对黄子寿这么快就作好了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对医院的治疗方案，娄亚明提不出什么意见，不过，既然黄子寿正等着听他的指示，作为市长，不谈一点什么好像过意不去似的。他想了想，一字一顿地做着指示：

“你们要用最好的药治疗古月镜同志的伤，让他少受一些痛苦，实行特别监控，绝对保证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

黄子寿点点头，表示一定按市长的指示做好古书记的治疗，保证不留下任何后遗症。

娄亚明喝了一口矿泉水，矿泉水让他感到甘冽清爽。开了好

几个小时的会，又说了这么多话儿，这时，他感到更加口渴，于是一仰脖子，一鼓作气喝掉大半瓶。放下矿泉水瓶，娄亚明又集中了精神，对着黄子寿笑了笑，说：

“老黄你可是偷工减料了，我说要绝对保证，你却只说保证二字。”

黄子寿尴尬地一笑，含含糊糊地分辩着：

“意思都差不多嘛，医生呢，职业习惯，即使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也只会讲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三个人又把话题转移到医院的建设上，黄子寿大诉其苦。原来，从上个年度以来财政就没有给医院拨人头经费，添置医疗设备和器械需要钱，医院只得挤占职工的浮动工资和奖金，医卫人员因此对院领导的意见很大，他希望市长给财政讲一讲，给医院拨足经费，以解燃眉之急。娄亚明苦笑了笑，刚讲着市财政的苦衷，却看到医院办公室主任推开门在外面探头探脑地瞧。黄子寿走过去，问什么事，主任告诉院长，市里几大班子的领导都来到了医院，病区主任正等着他去接待。听说是这么回事，娄亚明站起身来，要再去病区看一看。黄子寿陪着市长和公安局长乘着电梯，下到外科病区，在跨出电梯门的那一刻，院长仍不忘提醒市长，一定要帮他给财政打打招呼，早一点把应该拨的经费拨下来。娄亚明含蓄地点点头，迈着方步，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古月镜的病房。

古月镜发现自己正躺在白云堆上，伸腿舒臂，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失重感觉。

他记得自己仍然坐在桑塔纳车上，一边瞧着车窗外的仲春景致，一边对着车内镜与秘书小沈说着话儿。汽车正在弯道中平稳地行进，古月镜看着满目的葱茏，不由豪兴大发，他想起毛泽东那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名诗，正欲轻吟出口，突然，汽车向

前一个弹跳，他被重重地挤压在靠背上，然后又像遭人在背后猛击似的向前撞去。他发现汽车正在腾空而起，画了很短一段弧线后向山崖下飞去。几乎与此同时，古月镜听到司机老张大喊着“跳车”，没待他反应过来，他已经被司机从车门里推了出去。他似乎看到桑塔纳轿车从自己的头顶跳跃着一闪而过，看到一束蓝光在自己的眼前一亮而逝。他重重地摔倒在草丛中，随着那道美丽的蓝色弧光，一转眼间他已经被蓝光托举到絮白如绵的白云之中。

古月镜不知道他身下的云层到底有多厚，白云被风吹荡着，像温柔的波涛，轻轻地把他掩盖着。被白云柔漫地掩着的感觉是多么奇特啊，他可是活了大半辈子，才第一次发觉拥着白云是什么样的滋味儿。由于失重，手脚似乎已经不太听从他的使唤，于是，他试着伸出舌头，想去舔一舔漫到嘴边的云涛，那些云涛像棉花糖一样，舌头刚一触着就化了，就变得虚无缥缈了，甜甜的，还有着一丝咸腥味儿。可是，云涛毕竟是云涛，当他张开口用力去吞下嘴边那些棉花糖时，他发现有许多凉凉的冰晶粒儿落在了喉间，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用力咳嗽着，想把那些冰晶粒儿从喉间吐出来，可是，冰晶粒儿牢牢地粘在呼吸道粘膜上，像铁岭冬天的冰凌儿，发出黑亮亮的冷光。他知道自己不能被这些冰晶粒儿把呼吸道冻结幽闭，他只有不停地咳，用力地咳，调动全副身心去摧毁它们，他才能使自己的身体重新充盈着热气。于是，古月镜屏住呼吸，像那些练功师所说的那样，气聚丹田，然后猛然喷出。

“甬！”古月镜大吼一声，一股热气从胸臆间冲腾而出，把粘滞在呼吸道上的冰晶儿一齐喷出。

“醒了！醒了！”

他耳边响起一阵欢悦的说话声。古月镜感到自己浑身都不对劲儿，疼痛像闪电一样穿透全身，不由得大声地呻吟了一声。

古月镜睁开眼，看到许多人围在他的身边，向着他微笑，向着他努着嘴，向着他扬眉，向着他挤出满脸的不幸。他动了动，艰难地扭动着嘴角，想说点什么，却没有声音。特护小姐连忙俯下身去，来苏水与香水的混合气体轻盈地扑满他的面孔。护士小姐像一位小母亲，对着摇篮中的婴儿，柔柔地讲述着北欧童话。

“古书记，你不要讲话，也不要动，注意就这样保持姿势，更有利于你的治疗。”

古月镜很感动，脸上总算挤出了一丝儿笑容。

市长娄亚明坐在他的身边，一只手握着他的右手，从娄亚明手心里传递出一阵阵温暖，让他感到似乎娄亚明这一刻也变成了老妇人。

“老古，要听医生和护士的话，安心治伤，少考虑工作，争取早日康复。”

说这话时，娄亚明很动感情。看到古月镜那种浑身缠满绷带的样子，他就想到了死亡。中国人对死者，总是给予最高的礼待。除了净身，除了束发或者剃头，除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好像人们怕死者会在黑暗里冷得瑟瑟发抖，还要在死者的身上缠满雪白的尸布。看到古月镜浑身缠满尸布，娄亚明心里隐隐升起一丝儿悲哀，整个人都沉浸在伤感之中。人是多么渺小啊！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曾经多么落拓或者多么荣耀，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渺小，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样恐惧张皇。这会儿，他后悔自己平时去争什么功邀什么宠，与其像那样没完没了地与世界斗争死时却那么不足为道，倒不如安安静静地与自己心爱的人儿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兴许那些波澜不惊的日子更实在更能符合生命的本意呢。他看到古月镜眼里闪过了一丝苦涩的亮光儿，他相信此刻的古月镜与自己终于想到一块儿去了。他的眼圈儿忽然红了上来，喉间响起了轻轻的痰鸣声。看到市长这样，护士小姐的眼泪一下冒了出来，她赶紧转过身去，用力地擦着眼泪。

娄亚明放开握着古月镜的手，退立到了人群之后。等着向古月镜问候的各大班子的头头依次序走到古月镜的病床前，他们像经过排练似的，说着同样的话语，脸上的表情也极为一致，严肃，伤感，关切中流露出几分忠诚，仿佛古月镜的不幸就是他们自己的最大不幸一样。

古月镜被一阵疲倦袭来，阖上眼沉沉睡去。

见古书记在众人的关爱下甜蜜地睡着了，人们终于可以放心来了。娄亚明带头走出病房，一群人跟在他的身后，像去出席什么开幕式那样，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鱼贯而行。

刚才还弥漫在娄亚明心中的那种伤感完全消散了。走在他身后的那些人，在许多人眼里不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么，可是，即使在医院这样的公众场合，他们仍然不敢僭越走到自己的前头去，仍然只是作为他的陪衬而存在着。他们存在于他的背影里，娄亚明站在接近太阳的最高处，独享着太阳的辉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这才是真正的荣耀，这才是权威，这才是力量。

没有古月镜的感觉真好。娄亚明直到钻进他的奥迪轿车后许久，心里一直反刍着那种力量和威严的感觉。

第二章

陈福星今天格外高兴，换了簇新的“报喜鸟”西装，开着蓝鸟车，下午上班不久就出了公司大门，在蓝江市里满世界兜风。

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站在人行天桥上，望着桥下街道上如流星的各式汽车。春天的阳光懒洋洋的，照在女人白底暗格子薄呢长裙上。女人躲在茶色镜片后的眼睛一亮，扬了扬手中的白色坤包，一辆蓝色的大鸟从车流里钻出来，停靠在街边。女人转过身，快步走下天桥，来到蓝鸟车前。

“陈经理，大忙人啦，怎么也有雅兴兜风玩？”

陈福星打开车门，掩不住满脸的喜悦，瞧着弱风扶柳般的女人，喜滋滋地说：

“原来是黎小姐站在天桥上体验小市民生活呢，难怪让人老远就看到有一只白天鹅降落到了蓝江市。”

一辆摩托驶过来，停在蓝鸟车旁，一个警察走下来，对着陈福星敬了个礼儿，笑着说这车怪眼熟的，原来是陈经理亲自开车，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吗？陈福星笑了笑，说没什么没什么，只说几句话儿就开走。见警察骑着摩托一阵风地走了，被称为白天鹅的黎婉君这才摘下硕大的眼镜，玩笑着说陈经理这么开心，也不请我坐进来兜兜风么。陈福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黎小姐只是一个人市里逛逛，懒得连车也不愿意开呢。

“黎小姐好潇洒，放着的宝马也懒得开了，坐这辆蓝鸟，不怕寒酸么。”

黎婉君莞尔一笑，坐在陈福星身旁的副驾位置上，拉上车